

懷念大公報記者彭子岡

□方 凌

解放後，當我的父親知道我成為新聞記者時，就對我說：「既當了記者，就應該像《大公報》的彭子岡那樣敢於堅持真理、剛直不阿，那才是個真正的記者！」接着，他便滔滔不絕地談起彭子岡當年在重慶痛揭孔祥熙的千金「孔二小姐」和國民黨貪官污吏如何腐敗等一系列報道，敬佩之情，溢於言表。

報壇憶舊

家父在抗戰初期，曾在《連雲日報》當過編輯，又一直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我也從小學起，就看《大公報》讀彭子岡的作品。

艱苦生活 浪漫情趣

但我與她的相識卻純屬偶然。那是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剛一落座，就發現對面坐的正是彭子岡，我實在不願放過這難得的機遇，便站起來怯生生地問道：「對不起，打擾一下，您是彭子岡同志吧？」「你是哪一位？」她抬起頭來，取下花鏡望着我。「我叫方凌，新華社記者。」「那我向你打聽一個人，新華社駐官廳水庫工地記者孫世凱你認識嗎？」我笑道：「當然認識。但是他已從水庫工地調回來了，現在我接替他駐官廳。」彭子岡興奮得把書本一合，立即同我握手，原來她正準備去官廳水庫採訪。過了幾天，彭子岡果然來到官廳。我原以為她會帶一位年輕的夥伴或秘書陪護，但她卻穿一身藍布棉襖褲，揹着一帆布大書包獨闖而來。不知道的人們還以為她是「縣婦聯的幹部」來工地了解女職工情況的呢。彭子岡到官廳的當晚，久仰其名的水庫工程局局長王英要在接待貴賓的小招待所為她設宴洗塵。但她卻拉着我堅持到設在席棚子裡、四面透風的普通職工食堂去吃「工人伙食」。那時候精米白麵很少，工人們吃的是玉米粉「窩窩頭」和大鍋熬白菜；而且食堂裡也沒有幾張桌子，大家都站着或蹲在地上、圍成一圈，聚而餐之。我告訴她人們戲稱此處叫「北京飯店」，她談諧地說：「好嘛，獨具特色，別有風味。」彭子岡就是這樣樸實地同水庫的建設者們一起，分享着這艱苦生活的浪漫情趣。

邊聽邊問 夾敘夾議

她的一個採訪特點是，在邊聽邊問的同時夾敘夾議，與採訪對象進行交流甚至爭論；並在交流和爭論中探準準確的論斷。她在向水庫工程局總工程師高鏡明了解大壩的設計特點時，高總談到有一些曾經留美、學有專長的水工結構工程師，他們在大壩設計方案上與蘇聯專家有不同看法。若完全按蘇聯專家的意見去做，則難以確保工期；也



彭子岡（右）與本文作者（左）合影

難達到能防衛百年一遇洪水衝擊的標準。經工程師們反覆論證，當機立斷，集體簽字負責，按我們自行設計的方案施工，終於趕在1953年雨季到來之前，將大壩築到安全抗洪的高度。講到這裡，高總還心有餘悸地說：「這真是冒着極大的風險呀！」而彭子岡當即表示：「幹革命就得有不怕擔風險的精神。跟蘇聯專家打交道也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高總聽了一愣，他事後對我說：「這位彭大姐真是快人快語，思維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真不愧是《大公報》的名記者！」在官廳採訪將結束時，我告訴她，丁玲的名著《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寫的地方離此不遠，要不要去看一下？她一聽就高興地說：「要去、要去，一定要去！」於是水庫工程局為我們提供了一輛「吉普」車，沿着永定河谷北上。但當我們進入懷來盆地向新保安地區進發時，這輛

在二戰中退役、後來被解放軍接管過來的美國「吉普」，終於在荒野拋了錨。趁司機修車的時候，我陪彭子岡在荒涼的河灘地上散步。她隨手摘了一枝幹枯了的芨芨草，環顧群山，默默地若有所思。她知道，這裡就是當年解放軍為解放天津、解放整個華北地區，同國民黨軍展開決戰的「新保安戰役」戰場。

堅持真理 剛直不阿

就是在那硝煙瀰漫、烽火連天的時刻，彭子岡從北平衝破了國民黨守軍的重重封鎖，來到張家口，採寫了《張家口漫步》等系列報道，最先生動地介紹了塞外這個自古兵家必爭之地，在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之後，人們怎樣重墮山河步上康莊大道的實況。而在此以前，她對美國大兵強姦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和國際間諜川島芳子案的報道，都無情地鞭撻了美、日帝國主義，也刺中了國民黨的痛處。

有一次，國民黨的一個高官在大庭廣眾前向彭子岡發出威脅性的責問：「彭子岡，你的文章真有煽動力，你是不是共產黨啊？」彭子岡冷笑了一聲回答道：「承蒙高抬，您過獎了！」氣得那位高官「哼」了一聲，無可奈何地尷尬而去。

我們的回憶與沉思，終於被那輛「老爺吉普」吃力的引擎喘息聲所打斷。車子雖已修好，但此時卻又風雲突變，飛沙走石漫天而來。司機無奈地說，看這風勢，即使能順利趕到目的地，晚上回來時，車子破舊，夜路難行，恐怕難保安全。因此他建議「等下次天好時再來」。善解人意的彭子岡表示同意，並略帶歉意地說：「那就回去吧，讓你辛苦了，真不好意思！」

彭子岡在官廳採訪了三天，搜集到大量素材。我在送她去火車站時表示，希望能再有機會同她一起重訪張家口，同時請她在此行文章發表後，送我一本由她簽名的《旅行家》雜誌。她滿口答應之後，一再叮囑我別忘了回北京去看她。

但是，歲月蹉跎，怎麼也未想到那次官廳分手後，竟再也沒有見過她。也許正由於她過於執著地堅持真理、剛直不阿，使她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在劫難逃，九死一生後一直重病在家。

1984年春，我在北京遇到一位當年曾和彭子岡一起在大公報工作過的老前輩，向他打聽了彭子岡的情況，並想去看她，但又苦於一時找不到她的確切住址。後來這位老前輩慨歎道：「不去看也好，她現在的樣子肯定會使我們非常難過。就讓她當年那那走蛇龍、英姿颯爽的形象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吧！」

是的，彭子岡雖已離開了我們，但她那堅持真理、剛直不阿的崇高精神將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我為《大公報》曾有過這樣出色的名記者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摘自《光明日報》）



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男女同台演戲，開

香江舊事

男女同台演粵劇何時開始

□張連興

1933年以前，香港演出任何戲劇，都是男女分台，不能越雷池一步。男班劇團所演戲中的女主角，都是由男演員反串，同樣，女班劇團所演戲中的男主角，都是由女演員反串。到了1933年貝露任港督（1930-1935年）時期，話劇和粵劇演出，有了一個劃時代轉變。

1933年春天，香港聖士提反校友會為母校公演話劇籌款，排練時準備男女同台演出，便請議員亨利·普樂幫助。亨利·普樂知道，香港法律並無禁止男女同台演戲的條文。之所以沒有男女同台的先例，完全是中國舊禮教男女授受不親所致，這種舊禮教已經被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運動打破。所以亨利·普樂默許男女同學同台排練。

但是，香港華民政務司向來負責監督華人風俗，如果要男女同台演出話劇，事前需要向華民政務司申請獲准才行，只要政務司會議中沒有人反對，事情就算通過，但是，當時的華民政務司有15個華人代表，其中李石泉思想守舊，如果他在會上反對，聖士提反校友會男女學生同台演話劇的提案就算告吹。亨利·普樂請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羅旭輝幫忙，希望羅用「調虎離山」計，不讓李石泉參加討論該提案的會議。羅旭輝願意相助。在討論提案的當天，羅約請李石泉會面，使華民政務司討論聖士提反校友會男女同台演出方案的會議在沒有李石泉出席的情況下，獲得通過。

香港開埠九十多年首次男女同台演出成功，震動了香港居民，西環太平戲院院主源杏超受到啓發，拜訪羅旭輝，商討粵劇男女同台演出問題，羅旭輝表示支持。1933年9月，源杏超委託太平劇團馬師曾前往廣州，聘請全女班的粵劇團員到香港。隨後，西環太平戲院院主源杏超、上環高升戲院院主呂維周、九龍油麻地普慶戲院陳珠、銅鑼灣利舞台代表利希立等四人共同起草呈文，正式申請男女同台演出粵劇。四院主的請願信，由華人代表羅旭輝、曹善元兩人聯名呈送給港督貝露。11月15日，貝露批准了戲院東主請願書，准許男女同台粵劇在香港的戲院演出。

馬師曾、譚蘭卿擔綱的太平劇團，薛覺先、蘇州麗領導的覺先聲劇團，1933年11月15日分別在太平戲院、高陞戲院響鑼，成為香港男女同台演出粵劇最早的兩個戲班。（摘自《香港二十八總督》，華章出版社）



蔡元培紀念票

□施 萍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號子民，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蔡元培為人寬厚、惻隱為懷，對中國社會及陋俗有透徹觀察；兩度遊學歐洲，親炙文藝復興後的科學精神及法國大革命後的思潮。他提倡民權與女權，倡導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讀書為官」的舊俗，開科學研究風氣，重視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1937年從上海到香港定居，1940年3月5日病逝，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1988年1月11日，內地發行了一套2枚的「蔡元培誕生一百二十周年」郵票（編號J145）。8分票為蔡元培頭像；20分票背襯其手跡，體驗「兼容並包」教育思想。（摘自《新中國50年郵票鑒賞大全》，人民郵電出版社）

玄奘俗名「禩」還是「禩」？

□雷炳堅

尋根究底

隨着錢文忠教授《玄奘西遊記》在央視《百家講壇》中的熱播，玄奘這位唐代高僧，又引起了人們新的興趣。對玄奘出家前的俗名叫什麼，就有不同的說法。

玄奘俗名說法不一

玄奘本姓陳，這是沒有疑義的。《舊唐書》中就有記載：「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但是，他的名字卻是眾說紛紛。有人說名「禩(yi)」，有人說名「禩(hui)」，認為他叫陳禩的，有《中國歷史大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等工

具書。而認為他叫陳禩的，有《辭海》、《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等工具書，還有錢文忠教授的《玄奘西遊記》等著述。造成玄奘俗名說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當時官方的史書沒有一個明確的記載。除了《舊唐書》中提到玄奘的姓氏外，《新唐書》中再沒有說及，這就造成了沒有一個權威說法的狀態。而對「禩」和「禩」兩字的考證，也顯得各有其理。

認為應該用「禩」字的理由是：「禩」字作為玄奘俗名，應該出自《禮記》中的句子「夫人副（古代貴族婦女的頭飾）禩」，「禩」義為一種服飾（或說祭服）。玄奘的二哥長捷法師俗名陳素，「素」字也是出自《禮記》中的句子「大夫素帶」，「素」義

為白色的生絹（帶），也是一種服飾。這兩位親兄弟名字出自同一古籍，應該是有力的證據。

偏旁接近常常混用

認為應該用「禩」字的理由是（一）



豎立於西安大雁塔旁的玄奘塑像

「禩」為美好之義，且多用於人名；而「禩」為古時王后的一種祭服。（二）玄奘的「奘」字，為壯大之義，根據古人名與字相配的原理，大與美相承，從意義上看「禩」字更加合理。（三）「禩」和「禩」兩字，一個為示（礻）旁，一個為衣（衤）旁，由於這兩個偏旁十分接近，古代常常混用，「禩」字很可能是「禩」字的誤寫，如漢碑、敦煌寫卷、唐石經上都是這樣，其實都屬於別字。

否認玄奘名「禩」的人，還有幾點推論：其一，如果因為辭書上說「禩」字「多用於人名」，就認定肯定是這個字，這就不對了。因為一個字在大部分文獻中只是用於人名，可以得出結論此字「多用於人名」；但是如果因為某個字「多用於人名」，就認定某歷史人物的名字就是這個字，這樣的反推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其二，所謂禩是「大與美相承」，是把古人名、字相配的原則用錯了地方，因為僧人的法號是不必配合俗名的。比如近代高僧弘一法師，本名李叔

同，法號與名字，其間並沒有什麼聯繫。其三，「禩和禩兩字，由於偏旁接近，古代常常混用」，是有這種可能。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特意將禩寫成「禩」字，因為作為刻石版的刻字，一般不會願意費工多刻一筆，而總是希望省力少刻一筆的。更何況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後人避尊者諱而故意缺筆，於是給後世造成了誤會。因此，不論是從取名的用意，還是從刻石刻經版的混用方面說，玄奘的俗名都應是「陳禩」。

當然，即使認為玄奘的俗名叫「陳禩」，也不能說就是錯的。在這方面，錢文忠的《玄奘西遊記》做得比較到位，他在正文裡都用「陳禩」，但在旁加個括號，裡面註明也作「禩」。錢文忠解釋說：「為什麼這麼講？因為只有一個地方講他叫陳禩，另外四個同時代的文獻講他叫陳禩，而我們在沒有足夠的證據情況下，只能取多的一個，不能拿少的否定多的……」這是學術研究應取的嚴謹態度。

（摘自《咬文嚼字》，上海文化出版社）

大澳曾是著名鹽田

□余 也

時光倒流

香港早年有三樣著名物產：香樹、珍珠和食鹽。香港製鹽的歷史，比種香樹和採珍珠的歷史更長遠。漢武帝時，將鹽與鐵收歸官營，在番禺設鹽官管理，鹽官的駐地就在寶安縣。

香港新界鄰近寶安，四面大海，當然大規模製鹽。三國時代，吳國在此設司鹽校尉，晉朝設司鹽都尉。宋朝，香港的食鹽產量激增，特設「官富場」，委任鹽官專管，又派士兵駐守。

「官富場」以今日的九龍灣沿岸一帶為中心；宋朝的鹽官有姓名可考的，就是佛堂門大廟後摩崖題記立石的「嚴益彰」；駐守鹽場的一百五十名士兵，駐地在「九龍寨城」。

至清朝，香港鹽產仍很著名。《新安縣志》載，長洲是「銷鹽埠」，即是食鹽的集散地。可惜後來因「遷海」事件，製鹽的「灶戶」被迫遷離沿海，鹽田荒廢，鹽業從此一蹶不振。

香港的鹽田，較為顯著而有跡可尋的，共有六處地方：大澳、梅窩、青山、青衣、九龍塘和鹽田仔。大澳的鹽田，數十年前仍有出產，十多年前才式微。

大澳三面環山，海灣後有一條大堤壩，鹽田原在堤壩之後。

大澳鹽田是何時開築的呢？鹽田之南，近南涌新村有天后廟，廟中光緒二十一年的重修碑記說：「斯廟建於順治之年，有北涌南山之佐護。鹽田築於乾隆之歲，環繞有太平永安之街衢。」大澳的鹽田是縱列式，分為四大幅，是在乾隆年間築成，即是大澳曬鹽已有二百多年歷史。

大澳製鹽，用「水漏法」。先引海水入鹽田，讓太陽曬曬；然後一幅幅轉移，增加濃度，直至浮出結晶體，就是「鹽渣」。再將「鹽種」敷在「鹽渣」上，便成「生鹽」。

大澳的製鹽業停工了，但鹽田仍有遺址可以憑吊。（摘自《香港倒後鏡》，坤林出版社）

遊山玩水



攀山樂

鳳凰山是香港第二高的山峰，僅次於大帽山。主峰為鳳、副峰為鳳，二峰經常雲霧縈繞，巍峨雄奇，傲然聳立於大嶼山。

鳳凰山主要由火成岩組成，除了山勢高峻，山上亦多嶙峋怪石。鄰近之狗牙嶺，有香港第一險峰之稱。頂峰有一個凹位，這就是著名的「一線生機」，過了「一線生機」，便是「關王壁」，地勢險要，攀登者卻絡繹於途。

□懷舊堂主 圖、文